



时光里的赶鸭人

□曾广洪

随着农耕文明的远去，赶鸭这个行当已悄然消失。表哥吴良文是个老赶鸭人，他给我讲述了赶鸭人的过往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，只有12岁的他因羡慕鸭司令游荡江湖和有鸭蛋吃的缘故，拜三驱镇的赶鸭人廖锡均为师。当时鸭棚子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，为调动赶鸭人的积极性，按三七开分成，集体对鸭群“认捆（整）不认扁（零）”，因而赶鸭人视鸭子为心肝宝贝。从孵房买来毛茸茸小鸭的肠胃娇嫩，先拿粉碎后的绿豆喂养，再慢慢投食煮熟的谷子，待渐渐长到一斤左右的条鸭时，方可野外放养。在三个月的条鸭之前，生产队每天给每只小鸭三两稻谷。

那时的赶鸭人比务农挣工分强，每天计10个工分，无论是卖鸭子或鸭蛋，集体得多，其余归己。鸭子有蛋鸭与肉鸭之分，蛋鸭以母鸭为主，若调理妥帖，一只母鸭一年可产蛋两百枚。盛蛋期一过，得重新换新鸭。肉鸭养9个月后，交重庆白市驿板鸭厂，或在本地乡场卖。

俗话说，鸭棚子都有三挑。赶鸭出门起码几个月，须备足吃穿住等家伙，诸如锅盆碗盏、柴米油盐、穿盖用品等之类。有趣的是那鸭棚子，便是赶鸭人简陋移动的床，竹篾棚顶涂桐油防水。一到晚上，床板拉出来，可供四人睡觉。三伏酷热之夜，如同进了蒸笼，汗水直冒，长脚蚊围着人嗡嗡叫，一叮一个包，奇痒难忍，即便用土蚊香洋蒿熏，也无济于事。在漫漫冬夜，几个人挤成一团，靠体温彼此取暖，冻得瑟瑟发抖，掰着指头祈盼天亮。师傅见状，赶忙摸出红薯酒瓶，让徒弟们呷几口御寒。赶鸭人的命贱呀，小病过拖，大病靠扛，死了就见闻阎王。

黑黢黢的鼎锅煮的红苕稀饭，几泡尿一撒，肚子咕咕叫，两眼冒金花。有时，就连发霉变味的咸菜也没了，只得向附近的乡亲求爹爹告奶奶地要点咸菜或蔬菜，实在没辙的话，就拿鸭蛋交换。只有逢初一

或十五，师父才让弄几个鸭蛋打牙祭。衣服哪有四季之分，一穿就是几十天，溅满了泥浆，分不清颜色，混合着汗水与鸭屎味，路过的大姑娘一手捏紧鼻子，一边嗔怪太臭了，赶鸭人就像活脱脱的叫花子。

因长年日晒雨

淋，赶鸭人脸皮黝黑，手里拿着4米多长的斑竹竿，竿子的一头系着塑料纸，另一头带有小铁铲。赶鸭群时，挥动竹竿，塑料纸哗哗作响，给鸭群指路。若是鸭群离得远了，就用铲撮土抛向鸭群，警示它们不要乱跑。竹竿长而柔软，挥动起来灵活自如。赶鸭时经常发出嘿黑的吆喝声。

赶鸭看似简单，其实蛮有讲究。一拨4个赶鸭人，掌竿匠既是师傅，更是灵魂人物。副竿既是助手，又充当赶鸭匠角色，一个在前引导鸭群的方向。另一个押尾，照看生病受伤与掉队的鸭子，表哥吴良文便是其中的副竿。殿后的是挑棚匠，是个体力活，就像西游记中的沙僧，还兼顾生火煮饭等杂务。

在春夏季节，赶鸭只能沿途寻找河沟、堰塘、小水库，待秋收挹谷子后，鸭子才下水田寻找遗落的谷粒吃。鸭子一见到水，就像被点燃了热情的小火苗，兴奋地扑棱着翅膀，扑通扑通接二连三地跳了下去。刹那间，水面热闹得如同炸开了锅。有的鸭子一头扎进水里，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尾巴，好似在和同伴玩捉迷藏。有的鸭子伸长了细长的脖子，追逐着水中的小鱼小虾，那专注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。还有的鸭子在水面上欢快地游来游去，时不时用翅膀用力拍打水面，溅起一朵朵晶莹剔透的水花。那欢快的叫声弥漫原野，引来周围的社员驻足看热闹。

后来，师傅廖锡均见吴良文精明能干，又吃得苦下得蛮力，便将小女儿廖和玉许配给他，他也接过了掌竿匠的重任。夫妻挑着鸭棚子，用坚实的脚步丈量着乡间的每一条小路，开启了鸭棚子风餐露宿、逐水而居的漂泊之旅。

白天，他赶着鸭子大军嘎嘎一路前行，妻子挑担管后勤，傍晚时分，在地势较平坦的地方宿营。交通条件改善后，鸭群装上大货车，从大足运往永川、安岳甚至成都等地放养。

落日余晖下，妻子在鸭棚子旁升起缕缕炊烟，天黑之后的鸭棚子里面一盏微弱的烛光透过棚子露出来，在空旷的田野里显得特别幽静而温馨。虽说日子艰辛，却不失小家温暖的味道。

鸭子的嘎嘎声，伴随着他度过了二十余个春秋，直至21世纪初，随着河沟的鱼虾被过度捕捞与速成饲料肉鸭的出现，赶鸭再也无法养家糊口，他不舍地离开了眷恋的鸭群，只身前往他乡打工谋生。

如今，乡村再也见不到赶鸭人的身影，但赶鸭人的故事，依然在每一个清晨的薄雾中，悄然流传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暮色渐起，仿佛还能听到那熟悉的嘎嘎声，看见那时光里赶鸭人孤独的背影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平淡生活

□郭小强

汪五这两年诸事不顺，向来睡眠质量很好的他，经常半夜就被噩梦惊醒。睡不着时，就一本本地翻着自己那些褪色的获奖证书。

汪五任副主任科员7个年头了。去年，由于升职无望，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和他分手了。今年，上级空降了科长，他的升职梦彻底破灭了。

汪五来自山村，同村刘家，两个儿子在城里当警察，女儿定居外地，每年的物业费都让村里人目瞪口呆。王家，女儿漂亮嫁了煤老板，成了住别墅、开豪车、抱宠物的全职太太。老李家，大儿子小李是全村的明星人物，大学毕业被省城领导的千金看中，结婚后从政一路顺风……现在，已经成为省级后备干部。

汪五自小学学习成绩优良，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人脉关系，只能靠自己拼搏，才会得到上级认可。一个被称为手眼通天的“能人”，不止

一次地向他说：“钱到才能愿成。”汪五动了心，多次约“能人”喝茶聊天。结果每次说到拿钱，汪五总是心惊胆战，下不了决心。

一晚，父亲打来电话，说村里出了大新闻：“小李出事了，被纪委带走了。”父亲叮嘱汪五安安心心工作，平平淡淡生活，不要想东想西，要老实干活。这夜，汪五一下子释然了，删除了“能人”联系方式，竟破天荒睡到了大天亮。

第二天上班，分管副局长郑重地告诉他：“你平时工作踏实积极，这次局党委推荐提拔你为科长，到其他单位交流任职，你可得好好表现。”

听了这话，汪五半天没缓不过神来。回到宿舍，蒙着被子大哭一场。此后，汪五工作干劲更足了，还经常勉励同事：“只管努力，组织绝不会亏待每一个拼搏上进的人。”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）

阿依河的午后

（外一首）

□谭华睿

绿挨着绿，一直堆到天上
我和影子较劲，脚下
石子碎碎念经

峡口羞涩，转过脸去
把云朵摁进湖心，一尾鱼
忙碌，叼走晃荡的光阴

时间褪去鳞片
沿河直行，仿佛
挖出了地底的翡翠

倒影尚存古典
收藏诸多光焰，晚霞仍在
似乎刚刚烧到这儿

观河记

山水收编时辰
落日把影子裁成垂纶
泉眼里，流水如碎银
我在桥边，尝试购置安宁

石棱斜出五度的位置
所有蓝陷入悬浮禅定
我经过，摘下眼镜——

阿依河用带齿的涟漪
将倒伏的清影串成佛珠
（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）

观空山战役遗址

□刘德荣

2025年6月18日10时许
空山战役遗址，中雨
看我们缅怀先烈心诚
天翁止不住地陪着流泪

这里空旷而寂静
伫立在雨中的松柏
多像徐总指挥当年那些
披蓑衣穿草鞋的战士

我在雨中侧耳聆听，依稀从山谷
传来震撼天地的枪炮声
闭上双眼，脑海里即刻显现
那些面黄肌瘦拼杀的红军

一波波冲锋，一波波倒下
一波波倒下，一波波冲锋
在这十余平方米的指挥部里
年轻的将军们熬红了双眼

岁月吞噬了92年前的血流成河
但纪念馆陈列的铤枪，长矛大刀
还能寻觅到光阴踏过的蹄痕
依旧闪烁着当年的锋芒

我站立雨中，面向徐总指挥
和松柏两旁先烈们的雕像
一一鞠躬凭吊。今天的繁花
无不浸染着他们的鲜血

呜呼，我的青山我的绿水
该给他们好好侧一側身子了
我诗中的万里烟云
该好好为他们翩翩起一起舞了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